

猶及
鳳凰臺
記事編



五 國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猶

及

編

朱元弼
撰

中
華
書
局

猶及編

此據鹽邑志林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朱良叔猶及編引

往予時有猶及編出入自隨所載俱盛德事非真知灼見者不與也不戒而爲好事者持去遂不復置於今且廿年俗日益改而予蚤夜亦自覺其密移今年予與繡水石价卿同客錢塘客有以文字見索者書謂予與某俱在也予答書且許且辭而曰某寔未嘗在此以示价卿价卿曰不然焉知某非欲言實在不已較乎予愧謝不已以爲此亦盛德事也雖曰乞諸其隣吾甘之矣因復置此自隨月書一事不令有缺或聞或見或憶舊所聞見足

備鑒戒者庶幾警醒不自沉廢云

萬曆乙巳三月晦日武原老人朱元弼執燭漫書

朱良叔猶及編

鹽邑志林第四十六帙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劉祖錫 訂閱

門生朱泰禎重較

衛指揮徐行健者廉介嚴勇以死事 聞進都指揮
蔭其次子具邑志初入小學夜歸揖其父指揮
東泉東泉教以揖起不得稱夜課但稱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二語終東泉世以爲常其死於倭也每
將而出未嘗不涅體識衣示必死也故數有戰功
又卒能死得以功世其賞其弟行權孤行一意不

愧父兄欲分其賞功者潤之不顧而去訓蒙自
食歲儲其美于僧舍既晚無子并以操贏奇于諸
衛使迂談高臥卒無乏用竝家教云

嘉善人陸某者御史中丞某之子也少有才貌隨
御史讀書京邸與鄰邸女相窺久不能就謀于師
某而禱于城隍之神中丞夜夢神至其邸問中丞
曰陸某何人答曰兒也神曰奈何以溷褻相聞顧
左右檢其籍則某科狀元也命更罰孤貧一世又
問某爲何人答曰兒師也神曰何爲人謀至此命
左右速抽其腸中丞驚寤時夜方半館僮奔告館

師腹痛難忍中丞倅起視之死矣陸某後亦有家制于妻子終身行乞於市無所歸

平湖洪進士蒸爲河南州守時有爲盜陷臨刑謂陷者曰我今死矣我實非盜又非識汝汝何陷之深也其盜曰汝不記某年月日乎我飢而以麋鬻於市某某且予直矣汝過而視謂弗直也某卒弗市而我負以歸臥於其所今渠魁者過而餌我以升斗也我初不受卒不能不受因從之而卽以從敗我盜由汝我死由汝汝安得獨生其人俛首愧謝同刑而死

仇雲鳳者某父之高足也自擬古人與某深相得某嘗因弟貸而出盡于盜歸而迫于貸家某爲賣屋償之寄居于人仇執某仰天而謂曰此非吾先師之子何其不仁之甚也或問其故曰不爲大舜周公而子子煦煦徒使後人難爲兄或曰未達曰周公處此必逐其弟大舜亦與弟同其逋耳生平學問類有根據如此云

沈益川騰蛟者憲副秦川公伯子也憲副晚而更置室生子騰龍析箸別居不蛟之半使之父事蛟焉憲副卒旣十年矣一日蛟召龍飲割已之半予

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爲田
五百畝云

嘉靖時吾郡編大糧長每縣只三四人分收通邑
糧任其役者必富豪也秀水石奇嘗任其役一日
公錯繫獄見獄有美少年者問其故曰先世拖欠
兩世繫死今僅十金無從乞貸度亦不能出矣某
出獄便卽代完以出令甚賢之未幾小民不堪其
豪奪其私斛以告令曰焉有能代人糧而故多收
糧者乎竟坐告者

讀書鏡載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

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獨吾鄉鄭東谷家教子孫世敦儉朴足式浮靡九都歸氏家頗富其耕牛甚馴也兄弟同宅一日兄弟交訟而兄勝其弟以歸兄急欲言勝將至而舍舟先入牛觸之死弟與衆至而後知也枕其股而哭之甚哀

前峯徐公鷁爲肇慶知府時有吏聽缺未叅而撥

直開府遂因抄寫文字昵於開府子弟因得開府
牌限卽爲實叅久而無缺復潛至開府言府短長
諸僚勸公特爲出缺收叅旣叅犯贓諸僚上下謂
公必當置之死臨杖俱屬意行杖者而公竟以法
遣後開府按府媒孽百出久而不去衆僚皆恐以
爲此吏猶在也旣而開府病三日以卒蓋論公之
疏具而不及發也衆始以公爲不殺吏之報此公
盛德事也

仇謙齋先生霏者子俊卿蚤舉於鄉而先生多從
弟兄皆同居先生酒後多弄酒而居恒好敦睦族

人嘗揭其齋曰五倫之間寧過於厚七情所發惟
怒難忍人問其故答曰我子徼幸我又先爲教官
一家之人惟我當忍故以此自警云嘗細思之兩
言深爲有味

余先君營一厠旣具而虛其遲矢之木久之不設
家大小咸稱不便先君唯唯余問其故答曰吾欲
待其材之必爲此者乃知君子無棄材而漫言憐
材者皆未仁也

余曾大父卒於南雍余大父時年十六伯氏二十
四而季纔十四也因從伯氏誅均其產而以貲腴

贅季于祖氏大父獨瘠若固然也已而弟壯頗以役事陰累其兄伯父直之不得至絕其季不相往來一日蚤起大哭不巾櫛而驟往兄宅路人舉謂狂也旣至兄方負手逍遙於門締視而後始定人問其故乃知夜夢伯氏爲人剖其腹云

秦川沈公奎者與余外祖吳半山先生總角交也沈挂冠最早每午飯必待余外祖至而共之余外祖亦不以爲嫌也蓋公少嘗讀書於余外祖家余先母亦父事之者隆慶初余館一縉紳家一日郊遊召客則公在焉酒半請問余知外祖與公交

厚不余曰知之公曰秀才但知讀書今日之酒近于佚遊雖謝主人可也又教以某事善今日某事未善不可不知嘗見公哭肅皇帝泣不能起謂人曰祿我爵我我未之有報

丁酉五月余寓嘉興東塔寺雷震余與僧覺省元同檻而坐沙彌過焉覺指沙彌謂余曰伊家蓋親聞雷偈者余問之附近新行鎮人也其兄好用假銀一日從鎮買秧而還輕雷將雨于路矣田夫共指以謂曰此必市以假銀者其兄遂聞雷而懼也及家雨至置秧於地而自投父懷若無所容者父

日但隨我經行念佛隨念佛隨行雷倏引出田所
擊死當門而跪而父初不知也明日沙彌往視觀
者甚衆亟欲火葬滅之將舉火復大雷電沙彌與
衆大恐羅拜不已而倏失其屍旣三日去鎮里許
則屍在焉始以歸而火葬此蓋乙未五月事也書
曰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諺曰千人所指無疾而死
所稱雷偈非耶

豐厓徐先生泰余高祖之門人也余六七歲時大
父置酒燕所知先生時已罷光澤令矣與其弟襄
陽太守咸俱在坐太守事先生如嚴父也余先君